



灯如昼

吴清缘

吴清缘,1992年生,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芙蓉》《科幻世界》《文艺风赏》等刊物。

台灯的光像一把撑开的伞。空白稿纸上,他写上一个函数符号,陷入沉思。半小时后,他提笔快速写满一整页。进展不错。他咕嘟着。翻到背面。写了三行以后,把稿纸揉成纸团。

现在是0点37分。未知解又少了一个。如今,他毕生的事业已进展到尾声。只差一个方程。而他需要求出它的所有解。迄今为止,他求出的解总共有87个,但距离解完整方程还遥遥无期。

这都是因为他用的是传统方法。或者说笨办法。也许有更高效率的办法,只是他找不到。这都是因为他是一个平庸的人。在专业领域,他的最高成就是获得一份大学教职,常年给非数学专业的本科生上高等数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偶尔,他也会想起自己也曾雄心万丈。伟大的数学家,由自己姓氏命名的定理,少年时的美梦像一场漫长的幻觉。梦醒于读博期间,他的同学一个晚上搞定了他半个学期都没解出的题目。但真正的打击发生在课堂。他永远记得那个下午,导师在黑板上写下五个等式。五种解法,导师说,这都是在我本科时候想出来的——

而在学界,他的导师属于最籍籍无名的那一类学者。然而,像他这样的平庸之辈,居然也会有灵感迸发的瞬间。而他很难说清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唐-霍克斯定理,于21世纪30年代被提出。当全世界都惊叹于唐宇和杰克·霍克斯联合做出的证明,他却感觉定理本身欠缺了美感。不过是一念之间的想法。随后,羞愧感油然而生——自己何德何能,居然敢妄议菲尔兹奖得主的成就?

当时,他并没有把这种感觉当一回事。但此后一个月里,他总是不时地想起唐-霍克斯定理。美感的缺失,在简洁性层面的匮乏,这条定理确实存在简化的空间。肯定哪里想错了。在课间,他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导师。“是吗?”导师漫不经心地说,“那你就简化呗。”

如今回忆起来,他很难说清楚自己尝试简化唐-霍克斯定理的最初动机。也许是因为赌气,又或许是出于好奇,但也可能兼而有之。但他完全没想过自己会陷入进去。32年。那么多时间。他本可以用它们完成普通人一生要做的很多事:读书、旅行、恋爱、结婚、抚养孩子、掌握一门爱好……很难说他真的心甘情愿。他也想象过另一种人生,普通人的一生。但这意味着这辈子面临的是另一种辜负。他不明白为什么是由他洞察出了唐-霍克斯定理可供简化——

从此以后,它就将一位平庸之辈推向了两难之境。这不公平。他想。晨曦正在爬上窗棂。对剩下的未知解,他仍旧毫无头绪。困意卷了上来,他趴在桌上小睡。梦里他回忆起童年,数学雷打不动的一百分,老师夸他是天才,将来必定有所成就……

在晨曦中,台灯的光柱渐渐隐去。像一把逐渐合拢的伞。

“在我眼里,所有的公式和定理,都有颜色。”面对台下的本科生听众,周弦做出雷打不动的开场白。唯一不严谨的地方,在于“眼”这个字。他并没有真的看到这些颜色。而他坚信,对它们的感知隶属于第六感——

数学家的第六感。研究数学的过程,便是在处理这些颜色。

颇似绘画。这就是他从小理解数学的方式:一幅画画好了,题也就做好了。23岁那年,他证明了霍奇猜想,成为菲尔兹奖最年轻的获得者。数学家,现在大家都这么称呼他。而在前些年,他被视作前途无量的数学博士后。再往前追溯,他被老师们称赞为数学神童。但他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名艺术家——

逻辑既是他的画布,也是他的画笔。和许多满怀抱负的艺术家一样,周弦也有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作品要完成。数学大统一理论,一个将所有数学范式统一起来的数学框架,它是一幅终极的画,要用到所有色彩。每天,他会都在内心深处凝视着这张空前巨大的调色盘——

但在他遇到那位无名之辈以前,画布上始终空空如也。如今,当周弦回望当初灵感阻滞的岁月,不免哑然失笑。问题出在唐-霍克斯定理上。其形式上的冗余,令纯正的色彩里掺入了杂色,使得整幅画无法在自己的脑海里成型。“数学直觉往往依赖于形式的优雅与完备。”面对数学系的学生,他有必要给一点告诫,“而有欠简洁的数学形式,往往会泯灭直觉的诞生。”

随后,周弦终于谈到了那位无名之辈,这才是他的重点。当时,他在文献网站搜索唐-霍克斯定理,不经意间瞥到了标题为“唐-霍克斯定理简化问题研究”的文章。只是一篇普刊论文,但标题吸引了他。随后他便发掘到了遗珠。简化是正确的。但作者采用了最费劲的方式,导致他最终没能解出最后的方程。于是作者只能跳过这步,给出了一个缺失三个系数的简化版唐-霍克斯定理——

于是这篇文章就在无人问津的普刊中被隐匿了50年之久。

然而,对周弦来说,缺失的那三个系数并不难找。他扫过一眼,便算出了它们各自的数值。随后,周弦便将更简洁的唐-霍克斯定理置于数学大统一理论的思考之中。27个小时后,空空如也的画布上有了第一抹色彩——

他终于找到了数学大统一理论的雏形。此后三年间,周弦彻底完善了数学大统一理论,学界称赞他将人类数学向前推动了一百年。“我只是作了个小结,而功劳属于古往今来所有为人类数学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道,全场掌声雷动,“而我尤其要感谢那名第一个提出简化版唐-霍克斯定理的数学家。”

但周弦不知道这人究竟是谁。那篇论文中出现的作者身份信息,经核实后查无此人。周弦曾到处寻找作者的真实身份,但时隔50多年,那期期刊早已消失。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匿名发表。但周弦猜测,根本原因是他最终未能完成简化。未解的那三个系数,令他误以为自己的计算从过程到结论都是错误的,但他又不甘心自己的努力就此埋没。于是,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给了一家水准堪忧的刊物,小心翼翼地隐去了自己的名字。“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而他可能出于别的理由。”周弦仰起脸,迎着略有些刺眼的灯光:

“但我经常会想,他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一生。”

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宇宙。

当最后一颗恒星燃尽、死去,宇宙便步入了老年。孤寂。所有能量散佚到无限宽广的空间中——

于是,永夜将至。而就在这微妙的瞬间,时空最细微的缝隙里,涌现出一束微弱的光,但它的创造者早已消亡,碳基生物,人类,恒星纪元的赠礼。当时的宇宙还处于恒星璀璨的白昼时期。他们最初诞生于银河系的边缘,在两百多万个世纪里,将自身发展成在整个宇宙间自由来往的文明。然而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当恒星纪元落下帷幕,人类也将消融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于是,在文明的余晖里,每一个个体达成了最终的共识——

他们供奉出各自的心智,铸造出了逆转热寂的机器。就形式而言,它实在不像是一台机器。只是一颗没有体积的光点,逐渐融入到宇宙最细微的结构之中。但整个宇宙因此而改变。当热寂发生的刹那,宇宙将反演热寂之路。黑洞纪元和简并纪元将会重现。美妙的恒星纪元也将再次来临。宇宙最终回到初始的那一瞬间——

新的奇点,再一次大爆炸。也许会诞生出物理规律截然不同的宇宙。新的宇宙遗忘了它的前身,于是也就忘却了人类。这个宇宙也不会记得,它的诞生还有更古老的渊源:数学大统一理论,逆转热寂的数学基础,而它的发现,是人类文明最幸运的成就之一。但所有这些过去都不是它的过去。它所关心的只有未来——

那么漫长的白昼。和沐浴在白昼里的那么多年轻的生命。



与他分开之后,你并没有回到自己的住处外面下起了小雨你站在屋檐下给朋友打电话在一种陌生的处境中一切都在雨夜中冷却下来在这个新建的小镇之中你抬起头,看到一排排灯笼静立在雨中一种明亮的辉煌在心头囤积似乎,只要坚持下去,那些光就能在流转中创造出更多能量你想起了但丁在天堂篇里描述的七重天体,浑圆的形体在眼前逐渐显现而此刻,一个灯笼就是一个球体从边缘的潮湿聚集到一个中心“已经很激烈了。就这样吧。”声音从遥远的华东穿过了武陵山脉停在鄂西的一团轻薄的雨雾中多么迷惑的笼罩,这弥漫的停顿的光的外沿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雨夜你选择转身。任由意志在涌动的灯火中飞升像得到了一种神圣的来自于白昼的传令

世界与我

一条弯曲的小路通往一座荒岭,在深夜需要被一种孤绝所颠覆,完整地切入从每一个不甘流走的夜晚的楼宇中窥见那唯一忽然亮起来的窗口的灯光因为你总是先陪着孩子睡去又在零点之后醒来(有时是半夜)你在不确切的时间里寻找,梦游般走进书房坐定,用一种被绝对的寂静笼罩过的侧影定格在窗口,每一次迅速回到这平静的稳固的氛围中领受那种从黑暗深处汹涌而至的光。动作简单、娴熟。先把那本已翻旧的书籍从折叠处打开,再拿起一支笔投身于这惊叹号式的文字之林,有时几乎能够从即刻的感悟中得到相似的触动与转化一种浅表的湿润。或震撼至极的不可否认,这人性复杂的跳跃正是你要理解并通往世界的方式从这唯一的路径开始,直到它隐没在新的黎明

范开花,“80后”,有组诗发表于《诗刊》《十月》《星星》《诗潮》《作品》《草堂》《诗歌月刊》《青年文学》《广西文学》《湖南文学》等刊,入选第12届“十月诗会”、第39届“青春诗会”。



光的留白,或表达(外一首)

范开花

主题词写作

灯如昼

李慧忽然打来电话,约我年后见面。信号不好,她的声音仿佛浓雾下的雨点,又轻又急。我听得费力,没顾得上和她说话,只粗略将日子定在元宵那一天,便匆忙道了再见。

电话挂断后,我在厕所旁的吸烟室吸了一支烟,然后掏出包里的薄荷糖和小支香水。丈夫不喜欢闻到我身上有烟味。他总说尊重我的一切,眉头却时常微皱,轻轻叹气,一副拿我无可奈何的样子。我讨厌看见他这样,比起隐忍,更像是一种宽恕。

回到展厅,丈夫正专心看画。我盯着他的后背看了一会儿,视线上升,越过他的头顶。画中头戴桂冠的年轻男子手捧一串葡萄,眼神颓然,面庞憔悴,整幅画阴郁晦暗。丈夫转过身,摘下讲解器向我解释,这是卡拉瓦乔以酒神巴斯克命名的自画像,作画时他大病初愈,因此画中人看上去十分虚弱。美术馆里暖气很足,他的声音冒着热气从头顶飘来,如同湿羽毛来回拨弄,带着阵阵痒意。我心不在焉地点头,思绪飞出窗外,几只喜鹊正站在窗沿上争食一大块面包屑,紧接着,一只肥硕的鸽子赶来,喜鹊四处散开,我听到翅膀急切挥舞的声音。

我与李慧在高二分班后认识,做了六年朋友。大学毕业后她远嫁,我留在附近城市继续读书,自此天南地北,日渐疏远。去年筹办婚礼,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通知她,丈夫问我,她结婚或是小孩满月时,有没有邀请过你,我便彻底打消了念头。婚礼当天,共同好友来化妆间找我,闲谈间提到李慧,我说,好久没联络了,不好意思把人家大老远叫回来。朋友惊讶道,她早就回老家了,在市区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朋友圈天天打广告,你都没在意吗?我说,朋友圈早关了,外界纷纷扰扰,眼不见为净。朋友说,有一阵子她常打电话约我吃饭,答应过一次,见面没聊几句,就缠着我买她的保险,后来我借口家里有事,提前走了。不是我



再见,李慧

杨天天

杨天天,1995年生,江苏南通人。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扬州大学文学博士在读。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广州文艺》《雨花》《西湖》等杂志。

我和李慧最爱的电影是《罗马假日》,安妮公主半梦半醒间逃出皇宫,脱下长裙和高跟鞋,剪短了头发,自由地和爱人游曳在喧嚣的街头,屡屡看不厌。那时我和李慧总趁着晚自习前的空档,翻窗溜进教学楼顶层楼荒废的露台。春夏时节,太阳总会在打上课铃前慢慢落下,橙黄色的光照下来,灰扑扑的建筑和我们瞬间变得明亮了起来。mp3循环播放着《Yesterday Once More》,我和李慧彼此不说话,靠在一块儿分享耳机和乐事薯片。那是我们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时刻,那时我们约定,等以后攒够了钱,就一起去罗马,坐在西班牙台阶上,吃着冰激凌发呆,一直坐到太

阳下山。我不晓得李慧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从婚礼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她。朋友圈被我重新打开,李慧果然每日勤奋地更新产品资讯,搭配一张西装笔挺的半身照,头颅高高扬起,自信光彩的样子,模样和记忆中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精修图总是会把岁月连同人的情绪一道磨平,放大再看,她的笑容如同嵌在脸上的两道圆弧,僵硬而勉强。从朋友的欲言又止里,我推测她过得一般,甚至是不大如意。我想,若是李慧让我买她的保险或者单纯叙叙,倒还可以应对,若是聊到现状,不知该从何谈起。晚上和丈夫在一家越南餐馆吃饭,聊起这件事。丈夫皱眉说,你怎么不提前和我商量,元宵那天我们约了朋友去古镇看花灯,你忘记了吗?我说,灯会在晚上。他说,假期人多,路上最起码3个小时,到了还要先四处逛逛,再找个地方打牌聊天,这样算下来,一大早就得出发。我说,天气太冷,我不想逛街,也不想打牌。丈夫的脸板了起来,我攻略都做好了,和朋友也都说好了,你怎么老这样……他的音量逐渐提高,邻座一桌法国人

时不时朝我们这边张望。好在这时米粉被端上桌,我伸出双手,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我会给她打电话的。他脸上的表情重新舒展,替我将柠檬汁挤进汤里,加上一勺鱼露,搅拌后递给我,语气温和地说,宝贝,我们说好的,凡事都要先沟通,对吧。我没说话,尝了一口汤,酸得有些发苦,不知是底汤还是加多了柠檬汁的缘故。连吃了一个星期欧洲菜,胃里空虚极了,一直盼着这一顿,到底还是失望。

第二天下午,我打给李慧,向她表示抱歉,然后取消了见面。李慧连连表示理解,我们谁也没提再约时间的事。尽管不想承认,但挂断电话后我确实松了一口气,不知道李慧是不是也是如此。《罗马假日》最后一幕,公主和乔四目相对,相继转身离开,只留下空荡荡的客厅,我和李慧看一次哭一次。那时我们都认定,人生最艰难的事情便是道别,后来才明白,难的是道别以后。那天我站在西班牙台阶上,游客熙熙攘攘,随处可见鸽子屎,根本没法坐下来悠闲地吃冰激凌。我与李慧年少时的梦想,终究只是梦想。